

續頭版專題 ■ 加拿大華人教會的現在和未來

峰會中本刊攤位 (左起)  
董家驊牧師、陳孟賢教授



以，董牧師到美國每個地區的華人教會都需要重新理解它的生態，而加拿大華人教會雖然也有地區特殊性，但共同性更大。

美國的華人教會發展跟加拿大相似，但因為較早有東南亞和台灣來的留學生，所以比較早便進入國語群體的增長，後來國語群體遠遠多於粵語群體。加拿大的華人教會卻更像一個大群體，雖然粵語群體漸漸變小，國語群體漸漸增大，這兩個群體卻有一種相對平等的關係。在加拿大，很多粵語群體在二十、三十年前就看到國語群體的需要，所以，很多加拿大華人教會的國語事工，都是由粵語教牧和領袖開始。這一點，董牧師表示很感動，因為要用非母語來做事工，接觸到的雖然都是華人的樣子，卻要跨越華人內部的文化差異，難能可貴。

另外，董牧師覺得很感動的一件事，就是這次美加華福峰會採用了國語進行，再翻譯成粵語，其實峰會領袖們不論是長輩或是中生代，母語多數都不是國語，而是粵語和英文，但在整個峰會，他們刻意地去擁抱國語群體，這一點很感動。因此，董牧師不會感覺這次峰會是一個純粵語的群體，而是一個粵語、國語、甚至也有少數講英文的整體。他認為從峰會籌辦的角度，這安排是很成功的；要團結國、粵、英群體，在美國也很難。

### 加拿大華人教會的特色

董牧師分析加拿大華人教會現況時，再次提及加拿大華人教會的群體身份認同，讓大家都團結性。他認為團結性是一把兩刃利劍，正面講，把大家凝聚一起；負面講，會不會讓我們跟主流社會脫節？或讓我們跟下一代脫節？

另一個分析，董牧師覺得加拿大華人教會的神學教育有一定的底蘊，在教會傳承或神學教育上都有蠻扎實的根基。另外，因為加拿大華人教會對華人身份的認同，所以遇到很多一點五代或第二代牧者，他們回到亞洲接受神學教育，再回來加拿大，讓不同文化語言跨世代之間連接上，多了一群關鍵的橋樑角色人才。



董牧師認為香港移民這幾年帶來的衝擊，是危機也是契機。它是一個危機，因為香港新移民進來，跟傳統的粵語群體（雖然都來自香港）在文化、思想上可能已經是兩個不同的群體了。它同時是一個契機，因為每個群體都有優點跟盲點，如果透過彼此的差異，看到自身的盲點、弱點，又能夠去更新，同時也貢獻自身的優點，便是一個教會更新的契機，這絕不是一個單向的祝福，而是一種雙向彼此祝福的潛力。

### 加拿大華人教會的未來

董牧師亦分享了關於加拿大華人教會未來的幾方面。第一，加拿大華人教會有一些很好的潛力，但面對的危機仍舊很嚴峻，就是教會老化，特別是領導層老化，這點在全球華人教會來說都是一個困難。第二，就是移民群體難免會有一種文化保存的傾向，所以，新移民進來其實帶來機會去活化既有的教會群體。如果沒有新移民的刺激，或把新移民當作是一個威脅，很可惜地教會便會錯過這一波的更新機會。

若繼續抱持一種態度要保留逝去的日子，或要保留以前熟悉的文化，就會像溫水煮蛙，不會一下子現出甚麼危機，但五年或十年之後，問題就會非常明顯。這一點，可以參考美國的華人教會已經遇到這樣的挑戰，曾經是幾百人、上千人的華人教會，經過疫情後，很多現在都萎縮，再看他們的領導層，年紀不只偏大，而且已經到了退休年紀。真正的問題，是沒有新的領袖被刻意培育起來。可能是大環境因素，雖然有意培育年輕領袖，但一直總有個斷層。

第三個挑戰，就是我們的下一代。我們不僅需要思考怎麼把東西傳給他們，也要學習去欣賞、尊重上帝給他們獨特的恩賜，而他們回應上帝的方式，可能跟上一代很不一樣。有時候講傳承，傳的人心中想的，是我把事工交給你、我把做法教給你、把我的人脈交給你。可是接的人，未必想要按照同樣方式繼續做。所以，傳承的真正關鍵，是信心的傳承。我們真正能夠傳承的不是事工、不是組織、甚至不是產業，而是我們這一代如何回應基督的信心，這個要傳承下去。

當下一代領受到的是這個信心的時候，他們會用他們的方式來回應，而我們也可以為他們喜樂，而不是為著做法沒有人繼承而難過。他們有這樣的信心，然後以他們的方式來進行回應在這個時代的工

### 對峰會的感想

董牧師覺得這次峰會努力嘗試一種新形式，多了用對話方式來呈現。不過，董牧師觀察到，很多中生代牧者沒有參加這次峰會，他們卻都是即將接班、或已經接班的。另外，發現很多中生代的參加者，屬於國語群體。峰會籌備者很努力想去貼近、擁抱下一代，但下一代的回應不如預期。

董牧師在美國牧會時，教會也是一個兩文三語的教會，當時的領袖，就是上一代，常常說要合一、要一起走，但最後決定、制定計劃，都還是上一代，權力的平衡好像不對。純粹改變聚會形式，不足以合一。下一代亦抱怨，說他們去開會，只是去出席，沒有投票權、發言權，沒有機會給意見，沒有機會說出他們的看法。這可能是雞生蛋、蛋生雞的問題。上一代也無奈，希望下一代參與，他們不參與。下一代就認為，參加會議，也不能說甚麼，只是少數派，不能改變甚麼，那就乾脆去做別的事情。怎能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呢？董牧師覺得，兩代都要踏出一步，不能單靠上一代或下一代去調節。上一代可能需要作出一些權力的讓步，下一代就需要擺脫一種受害者的心態。

在聚會形式外，很重要是創造一個正確文化，所以，努力辦聚會時，亦要努力創造出一些更平等、對等的文化。有些人可能覺得自己只是教會中微不足道的人，不覺得自己重要。事工只是一時的，友誼跟信任才走得遠。如果建立了信任，但事工做失败了，反而不是壞事。如果沒有建立信任，事工成功了，反而造成利益衝突，有名份的問題，有矛盾。如果沒有信任做基礎，反而會帶來分裂或競爭。

一般教會衡量一個事工成功與否，看多少人來、多少人信、多少奉獻之類。難道關係就沒有辦法、或很難量度嗎？如果參考商業機構，辦法就是去做調查，去看客人對公司滿意不滿意。教會其實可以更多關注會眾開不開心、團隊有沒有建立好的關係？另外，可以考慮提高出席聚會的價值，例如提高互動性，討論等。如果只是用教書的形式舉行，現代年輕人都會傾向自己看筆記、錄影。我們還要從參與者的角度去想，他們來了，跟沒來的區別在甚麼地方？如何最大化聚會的效益。這一次峰會是有價值的，如能發現落差的因由，便更有意義，這峰會可能是一個非常好的新開端。

### 世界華福的願景

在訪問最後，董牧師分享了世界華福的願景。第一，華福的核心是世界華人福音運動，福音是關鍵。不論門徒訓練、門徒培育、宣教，如果我們自己沒有經歷福音的更新，那都是空談。我們自己沒有被感動，就根本沒有動力去宣教，沒有動力去談論事情。如果福音的更新，今天沒有再一次發生的話，一切都只是空殼子，我們的努力，只是維持空殼子的運作而已。所以，華福的第一個期望，是經歷福音的更新。

第二，是整全的福音。今天，很多信徒覺得福音只是指：我是罪人、耶穌愛我、為我而死、十字架後耶穌復活。這些都正確，但福音比這些理解更大。福音是關乎上帝國的福音，關乎上帝的創造，關乎上帝的救贖，也關乎上帝的心，從整全福音延伸而來的，就是整全使命，包括創造美善的大任命，包括關愛的大誠命，包括建立人做門徒的大使命。有整全的福音，方能好好談整全使命。今天這個時代，特別年輕一代，最缺的不是活動，最缺的不是另一套世界觀，缺的是一套活著的意義。所以，董牧師認為，整全福音、整全使命是回應這個時代最有利的切入點。人們不需要更多活動，教會想盡辦法去娛樂人，但他們覺得活動太多了，他們想知道，到底生命的意義是甚麼？整全的福音、整全的使命，回應這個議題最合適。

第三，就是華人教會要傳承，但傳承的核心，是對基督的信心。推動華福運動，董牧師心中的三根柱，就是福音的更新、整全的福音、信心的傳承。

作，當我們回到對基督的信心的傳承時，很多問題或許就迎刃而解。資深的領袖一定都想要傳承，而且也都在努力培育，可是為甚麼仍舊有那麼大的一個空隙？或許還有其他因素我們需要去觀察。

董牧師最近採訪了多倫多的一位主任牧師，在訪談中，特別聊到傳承的話題。傳承，常常都是從傳的人的角度來想，很少從要接棒的人的角度來談論傳承這件事。所以，有時候會一廂情願，我們覺得這樣做是傳承，這樣做是給他人機會，這樣做是鍛鍊他，為的是他有一天要接棒。但接的人的感受，卻可能是另一種角度：一定要接你的棒才叫成功的傳承嗎？傳承一定是選定接班人，然後交給他嗎？還是我們應該是培養一代的人，然後讓一代新人中，浮現出上帝憑主權所揀選要替祂做事的人。華人教會的傳承，很多時候可能還是落入一種所謂封建制度的文化。真正的傳承，在教會裡是一個世代傳承下一個世代，我們要培養的是一群人，而不是個別的幾個人。

基本上，全球的華人教會都在傳承上掙扎，找不到哪個區域做得特別好。加拿大、美國就面對一個額外的語言挑戰，年輕一代，大部分的語言、文化可能跟上一代都不一樣。在其他地區，例如在台灣、香港，可能只是面對文化差異，語言還是相同的。但在加拿大、美國、歐洲、紐澳等地區，語言帶來很大挑戰。

雖然很難找到處境完全相同的地方對照，但在世界各地不同地區，相似的地方可能高於我們的不同。大概五年前，美國做了一份調研，發現全球的年輕世代，他們之間的相同性，出乎意外的高。舉例說，美國的年輕人、加拿大的年輕人、台灣的年輕人、香港的年輕人之間的相同點、相似性非常高，甚至比台灣年輕人跟台灣長輩之間的相似性更高。

所以，今天加拿大華人教會要傳承，要一些靈感的話，不一定只看美國的華人教會。另一方面，語言就是問題的癥結嗎？如果語言的問題那麼大，為甚麼台灣跟香港的華人教會也面對那麼大的傳承掙扎呢？台灣跟香港，沒有語言問題，為甚麼也不行？語言問題讓傳承更難，所以不能忽略，但可能問題的本質不在語言。這樣，就有很多可以參照的教會，包括台灣也有數間做得還不錯的教會，值得參考。馬來西亞、新加坡亦有不同型態的教會，所有型態都有做得好的，也都有掙扎的。董牧師發現，比較願意去理解和回應現今時代文化的教會做得比較好。一個神學保守的教會，亦可以開明地願意認知這個時代，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。很多教會跟這個時代脫節，對理解、接受新東西沒有很強動力。董牧師說：「坦白講，舊東西在以前都是新東西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已。」